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六回 戰王翦樂強喪命 敵袁達蒙騰傾生

話說樂強，正在帥府，有家將來報：「聖旨到。」樂強聞言，吩咐排香案，忙整冠帶，接進府中堂上，沈祥讀罷聖旨，樂強謝恩，接了聖旨，然後與沈大夫見了禮，分賓主坐下。樂強道：「樂某身受國恩，終身難報。只是老母在堂，難遵聖旨。」沈祥道：「元帥此言差矣。自古道，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。為人臣不分國難是不忠。」二人正言論之間，家人跪稟道：「老夫人出堂。」沈祥抬頭，見屏後走出一個老人來。白髮如銀，有數十名侍女擁著出堂。沈祥忙即上來見了禮，樂老太夫人便請沈祥坐下，樂強侍立於旁。老夫人開言道：「沈大夫，聖上因何旨意，宣我兒上朝？」沈祥聞言，打一躬，就把秦國攻破界牌關，孫操父子如何陣亡，秦國現圍困易州，朝中無人的話說了一遍。老夫人對樂強道：「吾兒休以老身為念，我樂門世受國恩，豈可坐視。自古盡忠難以兼孝，寧作忠臣，就是你盡孝了。可速速跟大夫上朝見駕，帶兵出城，退卻秦兵，此社稷人民之幸也。老身亦甚榮華，我兒快去收拾。」樂強道：「母親，為兒非不欲盡忠報國，只因母親年老，且兵危之事，也無雙全之地，故此不欲出陣。」老夫人說：「胡說，快隨沈大夫上朝，如若留戀老身，老身便死在我兒之前，以免汝懸念。」說罷，立起身來，就要往階下撞去。就嚇得樂強跪下道：「母親息怒，孩兒願去退敵就是。」老夫人聞言大喜道：「這才是我姓樂家之子。」便對沈祥道：「怨老身不陪了。」便扶持女進去。這裡沈祥亦告辭出府，回朝覆命去了。樂強送了沈大夫出府，吩咐家將備馬，遂進後堂，便拜別母親妻子，帶了幾名家將，飛奔到朝中而來。此時燕昭王已升了大殿，黃門官啟奏道：「樂強現在午門候旨。」昭王傳旨宣進，樂強隨旨進了大殿，至品級台前，拜舞已畢，昭王傳旨，平身賜坐，樂強謝恩。燕昭王道：「孤不幸，連遭兵困。日下秦兵圍城，孫都尉父子死了。昨夜孫燕去了臨淄求救，雖然起了火號，只是遠遠又火光冲天，喊殺之聲響震，至今不知死活，因此宣你上朝興師，殺退秦兵，國家之幸也。」樂強忙立起奏道：「我主萬安，待臣占一課，便知明白。」昭王大喜，傳旨排香案，親自拈香，禱告了一遍。樂強遂占一課，看卦爻，奏道：「我主萬千之喜，孫將軍殺出重圍，到東齊取救兵了，齊師不出幾日必至。」昭王大喜，忙差官到都尉府，以報信安慰燕丹公主之心。又對樂強道：「樂卿卦爻有准，真孤之幸也。」忙傳旨排宴，與樂卿賀喜。這且不講。

且說金子陵，到了次日升帳，眾將參見已畢，望下說道：「昨夜孫燕勇脫羅網，諒他城中無人抵敵，那位將軍出去討戰。」一言未了，忽見王翦應道：「末將願往。」金子陵大喜，就令王翦帶兵五百，出營討戰。王翦領兵，帶領人馬，飛奔易州討戰。丞相屈產，忙差官上朝啟奏。此時大殿筵席未散，樂強聞報，忙立起身道：「臣不才，願帶兵城下拒敵。」

昭王大喜，親酌御酒三杯，然後出朝。炮響出城，一馬當先，過了吊橋，只見迎頭一將，勒馬提槍，猶如半截黑塔，堆垛的威風，層繞著殺氣。王翦也把樂強一看，只見他英雄出眾，相貌驚人，跨下渾紅馬，手使燦金刀，到也威風。便喝道：「來將，你可知殿西侯王翦之勇，快通你的名受死。」樂強聞聽，微笑道：「你就是王翦麼？你問本帥大名，須要聽真。吾乃金台大帥樂元帥之子，子襲父職，你元帥單名樂強是使。你有多大本領，敢來攻城討戰。」王翦道：「原來是樂毅之子樂強，某亦聞你之名。但你只在燕國爭強，若能在你侯爺馬前走上十合，也算你是一個好漢。」樂強大怒，雙手掄刀，迎面砍來，王翦連忙架過。二人戰有五十餘合，樂強暗暗想道：「王翦槍馬純熟，果然是一個勇將。且聞人說，他在外國曾拜仙人為師，有寶劍送他。今日要爭血氣之勇，定不能取勝，何不先下手為強。」想罷，虛砍一刀，回馬望陣角上敗走。王翦那裡肯捨，一催烏騾馬，緊緊的趕將下來。樂強回頭一看，見王翦趕來，心中大喜，壓下金背刀，忙向錦囊中取出神砂，口中唸唸有詞，一撒手打將出去，大叫「王翦休走，看本帥的神砂打你。」王翦聞言，抬頭一看，見一般紅雲飛來，閃之不及，正中臉上。只打得七竅冒火，身子幌了兩幌，差些撞下馬來。忙圈回馬敗走。樂強見神砂打不得王翦落馬，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「好王翦，你往那裡走。」一兜渾紅馬，赤叻叻趕上來。王翦雖然中了神砂，兩目難睜，心中明白。聽得後面鑾鈴響動，就知樂強趕來。便暗暗摘下寶劍，掐指念咒，念動真言，只聽得一聲響亮，那寶劍在空中，飛奔樂強頂門而來。樂強只顧追趕王翦，那知王翦暗祭寶劍。說的遲，來時快，寶劍已離頂門不遠。叫聲不好，把頭一低，那裡閃得過的。一聲響，身體著了寶劍，撞下馬來。可憐他：

只望堂前稱孝子，
誰知關外作忠臣。

樂強的家將，見王帥落馬。只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一剎時，亂撒微騎，忙上前搶奪屍首，飛奔進易州去了。王翦因中了神砂，也不能再至城下討戰，只得掌得勝鼓回營。早有人報知屈產，屈產大驚，忙差兵迎接樂強的屍首，送回城中。連寫本章，奏聞昭王。昭王見本，只急得連聲歎氣道：「此天絕燕也。」傳旨將樂強之屍首，抬回帥府，用侯禮殮葬。

且不講樂府開喪，只說孫燕、班豹二人，路上晝夜趕行，不一日進了東齊，至臨淄，說明了來歷，守城官領他二人到午門候旨。那日正逢齊襄王駕設早朝，這位王爺，乃閔王之子，御名法章，被鄒妃所害，在外走過數年，得孫臏下山保他，敗了樂毅，奪回江山。後與燕國和好，今在位二十年。國家雖不甚豐厚，且喜庶民安業。那日早朝，黃門官啟奏：「燕國昭王，差南郡王之姪，名喚孫燕，背了文書，前來求救，現在午門候旨。」襄王聞奏，傳旨宣進。黃門官領旨，帶了孫燕上殿。朝拜已畢，孫燕在背後解下文書，雙手高舉道：「臣子孫燕，奉吾主之命，有求救文書呈上。」襄王傳旨平身，左右官把文書呈上，展開放在龍案之上。襄王用目觀看了一遍，不由得面目更色道：「秦師虎狼，今欲併吞六國，先困易州。自古唇亡齒寒，孤豈肯不發兵相助之理。但齊國遭了刀兵之苦，現在將老兵衰，如何能起兵相助。」孫燕聞言，連連叩頭奏道：「聖上與臣主和好同盟，災患相濟，兵荒共扶，故臣進書求救。聖上念切鄰國之好，發兵相助，且臣叔孫臏有功於聖主，今孫臏之母親在燕邦，恐秦兵破易州，性命難保，乞聖上推恩憐念。」襄王道：「御弟，孤豈有不知亞父之母親在燕邦，但實係兵微將寡，自顧不暇，如何上得易州相助。」孫燕聞言，只是朝上叩頭哀求。齊襄王在寶殿之上，正在那為難。只見班部中閃出一員大臣，朝上行禮道：「不才願提兵上易水解圍。」襄王舉目一看，只見他：

粉底朝靴足下蹬，
腰中寶帶玉玲瓏。
環眼豹頭生殺氣，
赤須藍臉長威風。
劍眉鎖縹聲音亮，
虎步斜趨身體雄。
若問此人何姓氏，
袁達全山號野龍。

齊襄王認得是袁達，心中甚是不悅。暗想：「偏生是他要去，如何攔阻。且他的性如火，喜褒不喜貶的。若說秦兵雄悍，王翦多能，他定然不肯不去的。」想了一想，遂開口道：「保國公若帶兵去解燕國之圍，定然馬到成功。但我本國雖然太平，皆賴皇兄威鎮臨淄，故小丑不敢跳梁。今若帶兵上易水解圍，他國若知，發兵犯界，孤又使何人出去對敵。皇兄暫且歸班，等孤再差別人去罷。」袁達連忙奏道：「齊燕素好，今日遭困，理宜速救，且秦素有將勇兵健之名，章邯、王翦皆世之名將，臣若不提兵前往，另差別人，恐怕有喪師之憂。」襄王道：「孤豈不知，但皇兄年紀老邁，倘有疏虞，則國之屏障已失，孤勸皇兄還是不去的才好。」袁達一聞此言，只見他紅須亂乍道：「諒秦將有多大本領，臣豈能失手於他。吾主若不叫臣去，臣願死於階下。」又見班部中閃出一員大臣，奏道：「主上恐怕保國公性急有失，臣李牧願與保國公同上易水解圍。」齊襄王見是李牧，心中不悅。便自暗

想：「齊國只有你二人，王奪又病故了，或留一個在朝也好，今偏定要一齊前去。只是為著孫燕方面，又不好十分攔阻，便道：「若得保國公同去，孤才放心。只是諸事都要小心，切不可輕敵。」二人齊聲應道：「謹遵聖訓。」襄王又傳旨，著黃門官開宴，在大殿上與二位國公餞行。霎時間排下大宴，袁達、李牧與孫燕一齊謝恩歸座。

襄王在酒宴間，見孫燕生得天庭飽滿，地角方圓，唇紅齒白，眉目間有股清氣，且兩耳垂肩，雙手過膝，大有九五之相。飲酒間，又問些事。孫燕雖然年少，但有十分天性，隨問隨答，無一不明白條暢，襄王心中甚是愛慕。酒過三巡，菜上五味，三人便立起身來，謝恩出朝。襄王就傳旨兵馬司，點了三千人馬，預備明辰上易州解圍，然後散朝回宮。此時，日將西墜，袁達等回至府中，再排酒宴與孫燕飲談。十四位公侯，俱皆在座中。孫燕把衝圍遭困的事，細細說了一遍，袁達兄弟等無不稱羨。是晚，孫燕就在保國公府中歇了。次早上朝辭行，孫燕便對袁達、李牧道：「二位國公，且請先行，小弟還有事啟奏。」袁達等也不細問，一齊上殿辭駕。襄王又親賜三杯御酒，袁達等飲罷，拜辭出了午門，帶兵上易州去了。

襄王見孫燕猶自立在殿上，便道：「御弟，孤已發兵去救燕了，御弟何以還不同去？」孫燕跪奏道：「臣奉國君與祖母之命，一來求取救兵，二來請臣叔孫臏到燕國去的。」襄王笑道：「御弟，你三叔自保孤登基以後，已回山去了。」孫燕道：「不知臣叔仙山在於何處，伏乞聖上諭知。」襄王道：「亞父臨時時，他說回天台山去。這天台山孤知道在那裡呢？」孫燕道：「既是在天台山，我主豈有不知之理，乞我主差人指引。」襄王道：「孤若知其方向，早已差人請回來了，何待御弟之追求。」君臣正紛論間，只見閃出一位上國卿卜商跪奏道：「臣與亞父別時，亞父曾留柬帖與臣，說後數十年，必有人要到天台請我，你開此柬帖便知。今孫燕此來，正合其時，臣願與將軍孫燕同去，找尋天台山請亞父。」襄王聞言大喜道：「既如此，孤也修書一封，國卿先生可一同帶去。」說罷，忙傳文房四寶，當眾修了一封問好的書詞，就令卜商同孫燕去天台山請亞父，二人連忙謝恩出朝。卜商就邀孫燕回至自己府中，收拾行李，把柬帖匿在懷中道：「小將軍，令叔說過，出皇城東五十里，方可開看，我們須要遵他的言語。」於是二人用了早膳，帶了數十名家將與班豹，遂一齊跨馬，出了臨淄的東門而行，暫且按下不表。